

【城市微旅】

山水画廊洪范池

□冯东

九泉二山一阁老，洪范山水甲天下。洪范池镇资源丰富，我们一行在导游的指引下，先来到了云翠山的南天观。云翠山海拔474.9米，因道教文化和日月泉而闻名遐迩。主要景观还有天柱峰、子陵寨、北朝摩崖石刻等。据说，山顶立一陡岩，长宽各500余米，高数十米，“势成一柱倚青天”，明朝东阁大学士于慎行丹书“天柱峰”“壁立万仞、削成四方”蔚为壮观。在南天观看那石结构的“蓬莱阁”、回阳洞、古戏台亭阁，古人建筑艺术的博大精深和巧夺天工，令人叹为观止；那矗立于院内的于阁老的碑文，遒劲有力的书法，俨如神来之笔。

走在南天观的院院落落，感触最深的就是无处不在的道家文化，道人在此练功，养其天性，给魅力无穷的洪范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南天观最特别的要数日月泉，它位于长春洞中，泉水自洞底渗出，形成一汪清池，池上盖有一石板，板上有两个孔：一孔圆形如日，一孔半圆如月。阳光自洞口射进，透过两孔，水面隐约有日月之影，日月取阴阳之意，这些无不渗透着道家思想。

别了南天观，从龙王庙出来向东便是洪范石桥，桥下河水汹涌澎湃，涛声震耳。过石桥，绕波光粼粼的汇泉湖，沿弯弯曲曲的河堤步行一公里，便可到坐落于天池山下的“小泉城”书院村。“父以子荣，母以子贵。”书院村以书院而名扬四野。村落不大，几十户人家沿河而居，家家流水，户户垂柳，有大明湖之风貌。村边就是东流泉，泉水从天池山脚众多岩缝中冲出，注入一方池，然后从池外壁石雕龙头口中喷出，形成溪流，水流汇集而成河，村民借地势而修建的水渠常年自流，无需任何外力而自动灌溉良田。明代，中丞刘隅曾在此建书院，故此泉又名“书院泉”。东流泉水势颇佳，是洪范池泉群中涌水量最大的一泉。昔日，泉北侧有“洪福寺”，相传系唐代洛阳白马高僧清真、悟明、慧僧、圆僧创建。年代久远，现仅存遗址及明朝万历年间《东流泉》诗碑两通。其中一诗云：院旁三家市，屏开十里岑。石床云作幔，丹壑水成音。啭树林飞玉，冲波月散金。不知行役苦，但觉空人心。而泉北石壁上仍存有四尊石窟造像，为唐代石刻，极为珍贵。

到洪范当然得看看洪范池。洪范池是洪范池泉群的“龙首”，也是济南西部最著名的泉池，位于洪范池镇洪范村南端。“洪范”一名有来历，有讲究，就如同古人的字号，要不得半点的马虎。此名来自《尚书·洪范》篇，原意为“大而有常”，取大禹治水，使洪水就范之意。据池前清朝道光十八年《重修洪范池碑记》载：“金完颜时，村人因祷雨辄应，建龙祠于池北，故又号龙池。”泉池呈正方形，边长7米，深约5米，池岸围以石栏，栏柱上方雕有蹲狮。池南侧外壁上有一石雕龙头，泉水自龙头口中流出，婉转流入浪溪河。池中因泉水上涌，浮力颇大，据说可浮起铜钱，有名的“洪范浮金”就出于此。此处地势奇特，四周重峦叠嶂，沟壑相连，洪范村及泉即处于高地之上。泉池高出附近地面数尺，四季长流，不因旱涝而消长，不显趵突之状，水面平稳如镜。清人萧培元有《游洪范池》一诗，诗云：“寻幽选胜到山家，洪范水清池一涯。暴雨横生绿柳荫，爽风香送紫薇花。忽闻蝉噪栖高树，近吸龙泉饮锡茶。欲解尘缨勤旧业，书斋落日语桑麻。”

于林是我们游览的最后一站。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”此话不假，大寨山和云翠山靠的就是道仙修行，洪范池清泉的灵性与龙有关。风水宝地出圣贤，这话也不错。明代文学家、万历皇帝的老师于慎行就葬于此地。于林是全国白皮松栽植最多的地方。万历皇帝的御笔题字和汉白玉石刻及部分石雕也存在此地。触摸白皮松，弯下腰捡了一块松皮，把玩在手中，睹物思人，遥想于老在家乡发奋苦读，在朝传授圣训，晚年著书立说，何等的慷慨，何等的伟岸！

【城记】

北大槐树街的百年史

□台应新

沿经一路向西，到了纬九路西头就是一个“丫”字形路口，向左前方是西市场，向右走就是百年老街——北大槐树街。

北大槐树街位于济南老商埠区的西北角，东起经一路纬九路的北边，西至纬十二路（八里桥的中部），南接纬十一路和西市场，北与胶济铁路为邻，全长800多米，宽7米左右。

关于北大槐树街上百年的历史传说，可能与明代洪武年间，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或与大移民有关，还可能与唐朝大将秦琼府第在此或在某棵大槐树上拴过宝马有关。更为详实的资料是《槐荫区志》的记载：“明代前，自现南大槐树东首，向北穿中大槐树东街、经二路，至北大槐树西首，有一土石岗，南高北低，蜿蜒起伏，貌似长龙，岗上植树，抵御风沙”。南大槐树一带，人烟兴旺，古名盘龙庄。后在明、清时（一说，清乾隆三十六年前）分南、北、中三个大槐树庄。清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，济南开商埠后，南、北、中三大槐树庄，逐渐成为城市居民区。1947年，取消南、北、中三大槐树庄之称，其中心街道分别改称为南大槐树街、北大槐树街、中大槐树街。解放后，先后派生出南大槐树南街、北街，中大槐树南街、北街，槐树街、槐荫街等街巷。1955年，根据国务院关于“市辖区应改为地方称呼”的指示，将以槐树命名的街巷比较多的第六区改为槐荫区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如果从北大槐树街的东头说起，全街由东往西主要有四个出入口，第一个是从纬九路进去，最东头再向北的还有一条胡同，穿过路东的院落或矮墙，可以到达铁路货场和“北大湾”，有一些铁路工人上下班就在此路过；向西，走到街的中间，路北是北大槐树第三小学，小学的对面是一条通往十一马路和西市场的街道，这就是北大槐树街居民进出购物的主要通道；第三个出入口是在接近街西头儿向北的一条转弯路，它穿过低矮的铁路桥洞子，可以到达万盛街、宝华街、八里桥和堤口路，我们习惯叫“铁道洞子”；第四条出入口就是街的最西头，走出去就到了八里桥（铁路桥）的中部。

由于济南市的地理位置是南高北低，每到夏季汛期，大量的雨水就会从地势较高的五里牌坊一带一路聚集北下，到了北大槐树就汇流成河。所以北大槐树街的道路设置也就与其他街道有所不同，路面上除了具有交通通行的功能之外，还要具备泄洪的作用。在窄窄的7米道路的南侧，铺设着宽1米、深1.2米的排水沟，沟的上面覆盖一米多长、半米多宽的条石，如果排水沟堵塞了，可以随时掀开条石清淤；另一个是，为了防止汛期雨水的侵害，居民的住房都建在由石头砌成的、高一米五左右的矮墙上面。这种石头矮墙的高度，整条街上以东高西低的状况存在。

由于这条街南面是大片民居，北临铁路沿线，所以



【实录】

学农偶遇送书下乡服务队

□张机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农村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滞后，农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与城市相差甚远，致使农村缺医少药，图书报刊杂志极其匮乏，严重制约农村的发展。

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毕业时，不立即分配工作，而是下农村锻炼一年。学生分配到社员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像我这样毕业虽早，出了大学校门就分配到中学教学的年轻教师，也要补上劳动这一课。每到春播、夏收、秋种季节都要带领一批学生下乡参加农业劳动。

城市里的各行各业都要下农村为基层服务。济南新华书店响应上级号召，为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，于1965年9月组建了第一支农村服务队。书店从市区各部门选派素质较高，业务能力较强，能吃苦耐劳，有说唱文艺表演特长的青年共10名同志，深入农村、偏僻山区，开展为农民兄弟送书下乡的服务活动。

书店下农村服务队的每位队员必须自带行李、粮票和生活用品，以及支付个人的生活费用等，服务队以解放军的“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”作为工作纪律，下农村后要与农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，严格执行边参加劳动边宣传发动的活动宗旨。

队员们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人人必备的一辆自行车。考虑到乡下的崎岖小路和需要携带书籍等繁重物件，队员喜欢加重的28型“大金鹿”（当年老百姓喜欢的能载物的名牌自行车）。1965年的国庆节前夕，服务队来到南部山区的仲官、柳埠一带农村。进村后，首先与当地生产队领导说明来意，取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，请他们安排一定的场所存放书籍和宣传品。队员们深入住户，开展访贫问苦活动，帮助打扫院落，挑水运柴等，还到地头参加农业劳动。

他们居住的胡同大都是“死胡同”，且均以“某某巷”为名，比如邵家巷、费家巷、吴家巷、王家巷、光明巷、天津巷、党家巷等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这里有一样的胡同，但是也有不一样的风景。在这些胡同当中，有好多处民宅都是北方传统的四合院，其建筑风格有“大范儿”之作。据我市一名专门研究老济南建筑的专家学者讲，邵家巷里的邵家大院，就是一个保存比较完整的四合院，其正房与西厢房均为三开间硬山屋顶，屋顶的正脊为叠砌的瓦脊，采用“银锭”式的花脊图案，瓦脊两端对称翘起，斜伸向天，称为“朝天笏”，又称“蝎子尾”。正房的墀头有精美的砖雕，厢房墀头的挑檐石、戗檐砖等建筑构件清晰可辨。正房南面有柱廊，柱廊和鼓形石柱保存完整。天津巷则是北大槐树片区内建筑风格最为独特的一条巷子，也是唯一一条以城市命名的巷子。据当地居民介绍，天津巷是因为在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后，来自天津的火车司机等铁路职员在此置地盖房，形成了一条建筑风格独特的巷子。

说起北大槐树的近代历史，我父亲有一段“买壶”的经历。

那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，我爷爷就住在西市场内，那时北大槐树街上，就有一个自发形成的以旧货为主的“破烂市”。“早市”就是天蒙蒙亮就摆摊，中午前收摊，早市上什么破铜烂铁、锅碗瓢盆、瓷器古董、扫帚簸箕、破桌旧凳、各种估衣等等应有尽有。这个破烂市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，才逐渐隐退消失。

那时我父亲只有十来岁，就经常到近在咫尺的“破烂市”上玩耍。有一次，他和小伙伴们在“破烂市”闲逛时，看到一个地摊上摆着一把壶，壶身酷似一个硕大的肥桃，“桃尖儿”上微微泛红，犹如一个熟透的桃子，壶嘴和壶把是桃枝那般惟妙惟肖的形状。摊主说，这是一个无盖儿酒壶，往里倒酒时，需要从壶底的壶口中灌入，再一摇晃，翻过壶来保证滴酒不漏，好似一个“魔壶”。巨大的好奇心吸引了父亲长时间驻足观赏，经过讨价还价，还是囊中羞涩，无力得到。终于有一天，父亲取出日积月累的所有的零花钱，高高兴兴地买回了这把心爱的桃形倒流壶。几十年过去了，这把壶一直由我父亲收藏着，偶尔在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家里来了客人喝酒时，我才能见到它。

我出生在西市场，通过当地老人们的讲述和自己的亲历，对北大槐树街的状况比较熟悉。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四个地方：

一是街东头路南的“北大槐树粮店”（我们习惯称作“北大粮店”）。我记得在凭票购买、计划供应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每个月我都会跟随着爸爸妈妈拿着“粮本”去买粗粮和面粉，那时候的大白菜、地瓜也是凭粮本按人口按计划供应，如果来的数量少了，还要提前去排队。

二是街西头的“铁道洞子”。如果我从西市场去八里桥或堤口路，都会顺着北大槐树街穿过这个“铁道洞子”，就等于抄了近道。那个铁道洞子很矮很窄，晚上没有路灯，一旦汛期里雨水来了，北大槐树街上的雨水在此汇集北下，此时此路百分之百不能通过。但是，雨水退去得也很快，积水顺着路边的明沟迅速流淌到万盛沟，再一路北去就到了堤口路。

三是街西头的牛羊肉摊点。在济南第三十七中学的附近，据说是“破烂市”存在时，这里就是宰杀和买卖牛羊肉的专属地段。几十年来从未间断。特别在一九（即火爆一时的经一路纬九路烧烤一条街）大兴烧烤羊肉串的那个时段，到街西头去买真羊肉、买不注水羊肉的食客大有人在。

四是大街最西头的清真寺。我多次到过清真寺的门口，也多次驻足探望，知道它是北大槐树街上少数民族经常聚会活动的场所，但是，就是没有胆量、没有理由进去看个究竟。直到2012年4月份，也就是在北大槐树街正在拆迁的过程中，我终于鼓足勇气踩着砖头瓦砾去清真寺多拍了几张照片留作纪念。

大型的集中宣传活动，事前都由大队广播站宣传通知到社员，书籍展销地为生产队的大场院或借用学校的操场。大红横幅“新华书店农村服务队”高高悬挂，一排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种书籍，桌前立着宣传牌，广播喇叭播放着革命歌曲。

那时，我正带领一批高中生在农村参加学农劳动锻炼，繁重的秋收秋种持续近一个月，使得学生精疲力尽。得知送书下乡服务队到来的消息，大家都很振奋。我让学生提前收工，他们蜂拥到场地，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社员，尤其村里的小孩子们都安静地蹲在地上，好似等待一场大型演出。

书店的同志用说快板的形式宣传舍己救人、献出年轻生命的解放军英雄王杰的事迹，他们声情并茂的讲解吸引了在场的所有听众，几位女同志高唱革命歌曲，赢得了阵阵掌声。

售书开始了，很多社员围拢在展台前挑选科学种田和防治病虫害的科普书籍，最为活跃的还是那些中小学生，平素少有机会进城市书店，他们精心挑选自己需要的课外辅导读物，小一点的孩子则兴高采烈地翻阅各种“小人书”……

书展临近结束已近傍晚，我发现一名戴红领巾的小学生，手捧一本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连环画，久久不愿放下。我为他付了书钱，嘱咐他拿回家仔细看，他抬头望着我笑了一下，手捧连环画高兴地跑了。

书店农村服务队足迹踏遍仲官、柳埠、西营、邵而四区的343个自然村，以及历城港沟的48个自然村和历城孙公公社等地。大家发扬不怕苦、不怕累的精神，深入农村基层送书下乡，踏踏实实地为农民朋友服务，共计发行各类图书近3万册。